



增訂 汪份

四書大全

論語集註十六  
三十

仁12  
474  
80



德  
110  
30

門口七12  
474  
30

東  
學  
書

姚承菴曰季氏伐顓臾只是  
一箇欲字欲便患寡患貧便  
無曾先王再求以子孫之憂  
文季氏之欲夫子明大義以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六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胡氏曰疑為齊論以

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  
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厚齋馮氏曰上篇首  
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  
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  
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  
為篇次之意通考勿軒熊氏曰首三章皆歎魯  
也餘亦雜記  
夫子言行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大  
皐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

止其欲直從欲字究到他蕭  
牆之憂見欲之必不可肆也  
○翼註曰首節提起下分三  
段看一段何以代爲止正言  
伐顓臾之非下二段相對一  
因冉有歸過於君而責其過  
之不可辭一因冉有文過於  
已而詳其憂之非所急總見  
伐顓臾之非無非正季氏之  
僭而爲扶公室計也所重在  
昔者先王一節伐顓臾事已  
斷盡了下文特因冉有解釋  
又再申其責之意耳

在泰山南武  
陽縣之東北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  
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

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扶又之衛

也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史  
記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  
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左傳哀  
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  
曰一子宇二子從公禦諸境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  
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  
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史記世家哀公三年  
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  
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  
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

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  
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  
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  
召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冉有爲季氏將  
與齊戰於郊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  
乎冉有曰學於孔子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魯以幣召之  
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  
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  
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懼之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

冉求爲去聲季氏聚斂去聲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問獨

何也朱子曰想他與謀較多一  
句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

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

東蒙山名

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厚齋馮氏曰按禹貢有二蒙

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洪氏曰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

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顓臾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

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

問從孟子地方百里之說則魯地安有七百里朱子

曰七百里是禮記說每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容得附庸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此

處亦難考通考仁山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

蓋以田記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也○黃氏紹曰大國地方百里

者古制也然詩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則其地豈直百里而已哉孟子於班爵祿之制皆不能

四書釋地又續白孟子一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太公其封齊魯不過各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且五倍之以為有王者作魯必在所制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哉為此說者乃明堂位篇中多誣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雷聞百里公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徵魯頌革

車千乘惟百里國數適相應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方百里也今晉地多數圻矣皆侵小故管仲曰昔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溝名今為海豐縣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應是後來侵小所至管仲尚不難自証其先君以誇楚而作明堂位者彼何人哉宜其百撰出惜也採入集註顯與孟子悖

語其詳直計古制以為言耳而朱子之說則本諸戴詒所謂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為說耳王制成於漢儒固未可以為據周禮亦周公未成之書大禹會諸侯王帛萬國至商僅千七百國則其土地併吞非復其舊武王革商亦因而授之未必能損強大之國使之悉就古制也諸侯之多強大而使周公太公以此推之則二國始封必已不止百里矣社稷猶

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

其一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

以叔孫為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

征之而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貢於公

故孔子言顛與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去聲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慶源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

禮犯義矣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

於季氏蒙引夫子欲之求自解也下文固而近於費是又為季氏解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朱子曰相亦是贊相之義瞽者

之相亦是如此○雙峯饒氏曰冉有真與謀子路只是不能諫止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踣須扶起之○存疑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能陳力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有言責者不得其言是不能陳力也能陳力則就其位不能則止而不就其位只此二端更無別端可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是不能陳力乃就列而不止也則何取於人臣者哉故曰焉用彼相矣○蒙引持危扶顛只陳力之意下三句只是上文之意通此段俱作周任之言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柙戶甲  
反積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

趙氏曰兕似牛一角  
毛青皮堅可為鎧

柙檻也積匱也言在

柙而逸在積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

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

音紀

不得不任其責也

朱子曰虎

在山龜玉在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積  
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厚齋馮氏曰二子居其  
位而不去夫子稱為具臣者以此存疑且爾言過  
矣是說其吾二臣者皆不欲之言過也此過字與上  
過字不同此是  
言過不是行過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

憂夫音扶

四書釋地又續曰前漢志顓臾國在泰山郡蒙陰縣蒙山下費縣為魯季氏邑則屬東海郡杜氏通典總收於沂州

費縣下曰有蒙山有東蒙山有顓臾城又有子游所宰之武城余讀鄆註沂水條云治水從臨沂縣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按其里程相距總七十里耳故曰近

困勉錄曰夫子欲之欲字是說欲我顓臾此欲字是說伐顓臾是欲其利絕不相同蒙引甚明

固謂城郭完固費音秘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

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勉齋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為季氏之

邑而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顓臾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蒙引為季氏解乃所以自解也○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凌之虞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梅巖胡氏曰求以為夫子欲之吾二

臣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切責之○蒙引舍曰欲之欲字與夫子欲之欲字不同故此欲字註特解曰謂貪其利○存疑君子疾夫舍曰欲之直趕到而為之辭作一句讀方是言季氏之取顓臾本是貪欲也今乃舍說貪欲而為飾辭曰今不

說統曰。按此節本先王之制。來提出均字作主。○翼註曰。均以分言。安以勢言。均字要見得國不下替。家不上陵。方切。季氏意。安非安危之安。乃彼此相安於無事也。蓋字推原所以患不患之意。下文添出和傾二字來。蓋和即寓於均安。故併及之。傾不止於貧。故究言之。和以情言。上文以均屬。而下乃屬貧。此等處俱不必管他。為高只取大意相應。○困勉錄曰。國家本無貧。因患見貧。又曰。不均不安。則真箇要到貧。地位存疑。所謂君貧而臣亦不能享其富也。蓋連他所當得的都守不住了。又曰。本文

無不均則如何一層。存疑謂不均則君既貧而臣亦不能享其富。此以事言。饒氏謂不和則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為寡。此以心言。二說可兼用。又曰。講不患寡二句。就要補說和字。傾字。就要側重均字。則下三句易講矣。大意當云。非特貧寡不必患也。即貧寡之甚而至於傾。亦不必患。非但中又有不和。亦所當患。要之不和不安。亦不足患。而惟不均當患。何也。蓋均無貧云云。此三句大意。只是謂一均則自和自安。自無貧無寡無傾。持故意錯綜言之耳。然人但知此三句錯綜。而不知上文先已錯綜。蓋上文語意當云。不患貧不患寡。而患不均而

取後世必為子孫憂。是君子之所疾也。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去聲安謂上下相

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

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乞逆反則

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

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朱子曰不均不和不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

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也○雙峯饒氏曰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何也曰

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則爭爭則土地雖廣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為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亦不見其為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鄭氏曰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無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不患財之乏而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定定則不貧和則民志一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厚齋馮氏曰夫子稱有國有家者正指魯與季氏言之○蒙引我看來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丘也聞有國有家者所患不在民寡而患彼此之分不得其平所患不在貧而患上下之不相安誠使君十卿祿彼此之分既均則君安於君之所當得臣安於臣之所當得雖貧不見其為貧矣均而無貧則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君臣之情自相和睦矣和則君百乘卿大夫十乘雖寡不見其為寡矣和而無寡

不安乃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此亦是錯  
綜也

則君安於臣無所疑忌臣安於君無所猜嫌而君臣  
相保永無傾覆之患矣○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  
貧耳此便是貪其利季氏但知患寡與貧而不知不  
均不和之可患故夫子泛言有國有家者云云見得  
季氏非為子孫憂也憂寡與貧也然寡與貧非所憂  
而不均不和實所宜憂也下文只是終此節之意但  
此節猶泛言及提起今由與求也方又指伐顓臾事  
說○存疑季氏之欲取顓臾是患民寡欲取民以自  
多也如此則民盡歸季氏魯君無民矣不均孰甚故  
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民寡賦稅之人不多而貧其取  
顓臾正是患貧欲多其民多其賦稅而富也然民財  
皆入於私家而君無所有臣雖富而君豈能安君既  
不安而臣亦豈能獨安是貧非所患不安所患也故  
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貧起於寡不安起於不均第一  
緊要不均不和不安皆從此起○上只曰不均不安  
下加一和字在均安中間者上下不均決然是不和  
睦上下不和睦決然是不相安由不均說至不安其  
相因之勢然也又加一箇和字者視初說不均不安

份按此節字面上下錯綜翼  
註謂只取大意相應最宜存  
疑却細為分晰要亦不可不  
存之以備觀覽

說統曰按夫如是三字承上  
文來大凡有患寡患貧之心

加詳也○上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下當曰均無寡安無貧却以貧搭均又添箇和來搭  
寡下又別箇無傾不復粘著貧何也蓋貧本起於寡  
則貧實不均之所致曰均無貧探其本言也和起於  
不均則無寡亦出於均曰和無寡實未嘗離於均也况  
自其切者言也不安則必有傾覆之禍不止於貧而  
已不曰無貧而曰無傾者自其最甚言也○曰均無  
貧見得不均則貧矣不均則臣盡有君之有可謂富  
矣曰貧者君貧也君既貧而臣終亦不能享其富也  
均則君有君之入臣有臣之入上下各足而無貧矣  
故不均則貧者君先貧而臣亦終貧也均無貧者君  
富而臣亦富也○饒氏說不和則爭爭則土地雖廣  
人民雖衆而亦常以為寡惟和則不爭雖寡不見其  
為寡此說好  
安無傾易說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則欲利遠人以自益夫既如此不患寡患貧立心只在均和上初無求於分外又何利久之有故遠人即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已不即稱兵也既來之則安之而已不利其所有也○翼註曰夫如是長難看蓋既是均和且安內治已脩內不見已之不足則外不接人之有餘自然之理故能於遠人不服但來之而不勤於兵其既來但安之而不利其有須將故字貫到底○份按說統云均和安便是脩德不必增出禮樂文章等項要知此節只是足上文脩內治之意蒙引則云脩文德或指內治脩言非也內治脩指均無貧三句此只因季氏之取顓臾是患寡與貧一節

扶夫音

內治去聲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

當勤兵於遠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脩也今不均不安既與內治

脩反矣又欲興兵黷武則與脩文德反矣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

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

故併責之遠人謂顓臾或曰顓臾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雙峯饒氏曰遠人不

特遠夷中庸柔遠人在懷諸侯之上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蕭牆近顓臾遠其為遠人可知

說若脩文德則說得廣矣文德仁義是也翼註則云文德如禮樂法度之類本均安以脩之不可就作均安愚觀此三說不同說統謂文德即是均和安蒙引謂文德與均和安絕不相干似說得皆偏不若翼註之得中蓋文德較之均和安似說得廣然却不可離均和安說蒙引以仁義為文德如均和安獨非仁義為事乎故翼註較二家為得中也

刁蒙吉曰註遠人謂顓臾饒氏曰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蕭牆近顓臾遠此理亦好呂涇野泥邦內句謂遠人不指顓臾謬矣○困勉錄曰遠人即依註作顓臾看不妨下邦內即作遠人看

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伯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已丑盟

桓子於覆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誣逐公父歆即文伯及秦遄皆奔齊八年季寤桓子之弟公鉏極桓

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庶子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叔孫帶之孫不得

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十月將享季氏於蒲

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正東門入

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音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謹陽關以叛附蒙引自丘

也問有國有家者至則安之都是泛說道理今由與求也下方就季氏說皆反上文意而言也○邦分崩

離析者分崩之中又離析大夫為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

說統曰季孫之憂正與子孫  
憂相應蕭牆明其近也卽後  
世謂變生肘腋意所謂傾也  
又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則啟  
疆之思每欲緣內而竊發  
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則傾  
危之志每欲借外變而煽  
此蕭牆之禍所由起也○因  
勉錄曰註只承不能守說此  
兼承不能來說雖似悖然  
實相發明又曰註引哀公以  
越伐魯之事來證蕭牆之變  
則蕭牆似暗指君說然此只  
是明其近意不必拘拘依金  
仁山說作季氏之蕭牆自佳  
蓋蕭牆雖是諸侯之牆然春  
秋時大夫皆僭臺門旅樹之  
禮則季氏亦有之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也

干楯也

楯垂尹反兵器也正作盾

戈戟也

蕭牆屏

音丙也

問蕭牆朱子曰據鄭

註云諸侯之屏內當有肅敬之意未知是否○馮氏曰蕭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

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

上季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之三桓亦患公

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隙也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

或問小註蘇氏曰舊說以蕭牆之憂爲陽虎之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囚桓子至九年

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爲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

有少孔子二十有九歲蓋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貨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 ○謝氏曰當是

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

所以深罪之爲 去聲 其瘡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

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

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 形句於反

經傳 去聲 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音余○豫章羅氏曰昔季氏伐顓臾

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其後陽虎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爲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厚齋馮氏曰聖門紀錄問答

翼註曰。天下有道。句不可混。過。天子以道建極。而禮樂不。稽。征伐不濫。故臣下不得藉。之。若天下無道。是天子不能。以道建極。而禮樂征伐。綱解。細弛。權惡得不下移也。有道。無道。俱以天子作主。○份按。

多單辭隻語。無文章可觀。唯此章數百辭。折難抑揚。優游反覆。所宜深味也。通考程氏復心曰。謝說得夫。子深責冉求之意。洪說見夫子雖失位而餘福有以。及人。○朱氏公遷曰。聖人責之之辭。見於論語者。凡。十章。如子路使門人為臣。求也為季氏聚斂。冉有季。路欲佐季氏伐顛。此是因其行事之失而責之。宰。我之問喪。樊遲之問稼圃。則因其請問之失而責之。辭之失而責之。至於子貢方人而踈於自治。冉求之。畫宰子之晝寢而甘於自棄。亦皆有責之之辭。蓋聖。人欲入有過則改之。責之之。深者所以為愛之之至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蒙引云。有道無道。不必說於。下文見之。只是言世治世亂。云耳。此與翼註不同。困勉錄。謂蒙引說是。愚則謂不若翼。註更精。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

從者君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陪臣家臣也。吳氏曰。陪重也。大夫於天子家臣。於諸侯皆稱陪臣。此謂家臣也。逆。

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厚齋馬氏曰。先

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雙峯饒氏曰。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起禮樂亂。則征伐之權亦為之下移矣。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頓。○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

困勉錄曰蒙引謂政不在大夫政字只是國政泛言賞罰號令非禮樂征伐天下有道諸侯安得有禮樂征伐為大夫所作耶此說太拘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蒙引存疑俱謂當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故夫子云然看來不是上文既兼諸侯陪臣說

故稱蓋以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存疑侯國所用禮樂皆經天子之制作不敢變禮易樂是禮樂自天子出也征伐四方皆受命於天子諸侯不敢專是征伐自天子也齊變田賦而作內政魯稅畝作中軍季氏旅泰山皆變禮也諸侯既可專禮樂征伐則大夫亦可專之矣大夫既可專禮樂征伐則陪臣亦可久自諸侯出云云○蒙引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然既出自諸侯大夫則只為侯國之事不復為天子之器故只稱國命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變禮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哉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矣此何獨專指大夫宜兼說為是語氣當云向使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而諸侯可知矣而陪臣可知矣

呂晚村曰講此章者每重權勢上說其病起於誤解總註通論天下之勢何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在乎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自天子出之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隨道為邪正盛衰蓋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是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然有天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天理為主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藉其廉其口使不敢言也

慶源輔氏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猶有慊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有道之極附蒙引上無失政上字指天子諸侯大夫言天子政不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大夫政不在陪臣此是上無失政失字因上文失字來○此章通論天下之勢軒張氏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已意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於一也庶人

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爲生聖人所論有道無道正指天理之治亂如講章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爲不刊矣要之皆坐不曾識得道字耳又曰看朝廷處置得宜而跋扈之藩自服可知權之得失在道不以能攬權爲有道也又曰首節推論大勢所至已到極衰颯處下兩節忽又重提有道新安陳氏謂有挽今反古之意看來亦非無謂終之以庶人不議豈有深旨諸侯大夫之僭竊可以禮樂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相箝制哉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蓋頭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恃道之有無意所重在有道有道而後有禮樂征伐故連提揭此句不

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止齋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有道及於無道末又因無道而及於有道其欲維持名分挽今而返之古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左傳

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於齊哭而過市曰天子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新安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

是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乃爲有道也翼註曰三桓之子孫微作已然說此時桓子已爲家臣陽貨所執孔子此言政發於被囚時也○刁蒙吉曰微有指未然說者有指已然說玩故夫口氣當指已然說聞百詩尚書古文疏證曰宣公篡位在季文子時至襄五年武子始立相距四十一年武子卒即平子代立以孫繼祖悼子之卒當在武子前觀左傳註疏及孔子世家可據則四世定指文武平桓而悼子不在此數集註云云頗與時勢不合

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爲惡公羊以爲赤集註曰子赤本公羊傳也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張存中曰

見前章集註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家臣屢叛下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

定公時語雙峯饒氏曰此章大義正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蘇氏曰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陳氏曰魯雖無

桓文之霸然征伐亦不無按春秋可見凡興兵非奉王命及請命而擅興者皆謂之征伐自諸侯出魯豈得爲無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

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扶問定今諸侯大夫

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或問

田恒三晉何以不失。朱子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言惠迪吉，從逆凶，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况田恒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如莽懿高歡，揚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四五傳而極矣。唯晉祚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嬴，以此論之，常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南軒張氏曰：斯言發於魯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

徐斲曰：直諫多聞三友，缺一不可。至於損者三友，則一人亦足以敗德，可見成之難而壞之易也。

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慶源輔氏曰：此二章想只是一時之言，分章者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論魯事，故於其中加孔子曰三字而析為二章爾。○厚齋馮氏曰：昭公之亂，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之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智者已有此論。夫子故述之。○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胡氏

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訂而不膠偏見，集註言友之之益所謂

翼註曰便辟是便於辟也善柔是善於柔也便佞亦是便於佞也註解可見便是爛熟意辟開張也故解為威儀○說統曰便辟足恭善柔分色便佞巧言○困勉錄曰便辟存疑引尚書蔡傳來解曰便者順入所欲辟者避人所惡因人好惡而為順避便是不直此解視朱註習於威儀尤分曉親切按存疑前解師也辟亦如是予已收之然與下文便佞不合還依朱註為是

聞過則真有所聞所謂進於誠明則猶有待於進也蓋友諒與多聞未即至於誠明而誠明可由是而入耳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胡氏曰便順安也順適且安故云習熟也書註以為足恭是也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也雙峯饒氏曰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友則信實相示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日廣三者雖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却有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語言可聽三者皆常情所狎悅而友之却有損舉三者為勸又舉三者為戒蒙引直與諒不同諒是樸實頭無柔邪的人直者是曰是非日非面折人過失的人多聞是博古通今○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

益有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意損有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知意○困勉錄曰存疑謂益友損友作見成人說友直友諒友多聞言友之直者友之諒者友之多聞者蒙引又謂益矣損矣只說損者益者還他看來都不必友與損益但主我言為是

不謹哉或問三友之說蓋於集註之說而已矣朱子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是三友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畏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日損者之友其相反奈何日便辟則無責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貫通之實矣○南軒張氏曰友者所以輔成已德者直者有過必言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脩而不敢自足得不日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卑屈佞則巧言為悅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起於驕惰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友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蓋畧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

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新安陳氏曰禮之制度樂之聲容驕樂則

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鳥故聞善宴樂則

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朱子曰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

份按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是一條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又是一條本兩人所記也今乃併而為一則文氣不接而兩箇最字語意亦相犯矣

謂宴安耽毒是也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是狎近小人疎遠君子或問三者之為益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入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曰損者之相反奈何

困勉錄曰驕樂是立身行已放縱於規矩之外佚遊是不做事業只恁閑游蕩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若解宴為晏安便與佚字相犯又曰溺於聲色亦可謂之晏安但須知與他處晏安不同耳他處晏安兼得佚游

曰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忌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已矣南軒張氏曰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忠恕之心樂多賢友則足以賴輔成之功是烏得不日益乎樂驕樂則長傲樂佚遊則志荒樂宴樂則志溺是烏得不日損乎損益之原存乎敬肆而已勉齋黃氏曰節禮樂者欲其循規蹈矩而不敢縱肆也道人善者志於為善以成其身也多賢友者樂於取友以自規正也驕樂者恃氣以凌物則不復循規蹈矩矣佚遊者怠惰而自適則不復志於為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矣此其所以相反也雙峯饒氏曰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邊驕樂三句都是人欲一邊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驕樂是奢侈如峻宇雕牆之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吳氏曰驕樂以驕為樂宴樂以宴為樂宴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之合於



份按或問云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此與存疑所謂節禮樂兼內外之說同。但本註講節字只主辨其制度聲容說。蓋外既善其威儀節奏之文。則內自養其莊敬和樂之實。本註乃是以外養內之意。非脫却內字意也。

禮者何可廢。但不可。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以是為樂而荒淫耳。○可不謹哉。覺軒蔡氏曰：三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語錄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問佚遊則傲惰而惡聞善，如何與樂道人善相反。曰：樂道人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閒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蒙引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夫去節之，故曰辨其制度。聲容之節，夫禮之制度，其多寡之數，降殺之等，無非一中之所在。直不容以毫髮差謬者，樂之聲容，其清濁高下，俯仰疾徐，亦無非一中之所在。存存有不，容以毫髮差謬者，故君子樂於辨之，以其一一皆至理所寓也。○存疑節禮樂兼內外說，內主敬和，外面儀文度數一毫不苟且也。○蒙引樂道人之善者，天地閒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家為善，則見人之善，善則不知不覺，自然好之。若自己出惡人，見人之善，則臭味不同，不知不覺而妒之忌之，不惟自家不肯說起，亦不要

孫淮海曰：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已識時之智，所以如此。古之君子，所以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困勉錄曰：三愆有因放肆而然者，亦有因踴促而然者。總是不能養之於素，所以如此。又曰：此與失言失人章一例，但彼是見言當因人，此則見言當因時。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音聞他人之稱說矣。○樂驕樂三句大註雖皆著箇則字，不可入在損矣句界，且在本文上三句內大註只是言其與上文正相反之意，難把上章則聞其過諸則字同例。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胡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無君子莫治野人，專以位言，此章君子兼德位而言。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朱子曰：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南軒張氏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然也。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矣。○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既

字是合君子與待者概說。按劉說不是。言未及之言及之猶云時未可言。時可以言云爾。兩言字俱屬待者。為是。份按兩言字俱屬待者。方與未見顏色句一例。

說叢曰。只時時心志為主。而不隨血氣轉移。便是君子之戒。要知三戒只是一戒。又曰。管登之曰。戒亦有要乎。曰。克已復禮至矣。其次持其志無暴其氣。○續困勉錄曰。三戒。只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所謂以理制欲。以志帥氣也。

有及未及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審言也。○汪氏曰。時然後言。斷盡此章。可與言否。各有其時。時未可言。而遠言是躁。急而不遜。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發。不躁不隱。時可以言而或所與言者。意不在是。則亦非可言之時也。不察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謂之警可也。○雲峯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警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厚齋馮氏曰。血稟於陰行。

於脉之內而為榮。氣稟於陽行於脉之外而為衛。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

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

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

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

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

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朱子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

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又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義與道。

也。○南軒張氏曰：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既衰，則歉而志得。凡民皆然，為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為其所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也。○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於貪得，故惟色為可戒。蓋男女之欲，惟年少為最甚者也。血氣既剛，則涉歷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日，惟其剛強有足恃者，故惟鬪為可戒。血氣既衰，則色與鬪之念，皆無足逞者，而日暮途遠，憂戚百集，故於得為可戒也。○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方剛則勇銳而好勝，既長則收斂而多貪，此血氣之變也。常動而易流，則戒色勇銳而好勝，則戒鬪收斂而多貪，則戒得。此志氣之常也。常者為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聖賢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雙峯饒氏曰：覓者氣之靈。

困勉錄曰：血陰而氣陽，厚齋以其所自出言，蒙引以見在言當兼用。

佐案吳因之曰：天命之謂性，戒懼慎獨，所謂畏也。然非只靜時存養性體，凡日用動靜，至大至小，都是天命流貫於

鬼者血之靈，心是覓鬼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新安陳氏曰：三戒皆隨時而就，眾人所易犯者，言也。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為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心亦定向於理而已。○新安倪氏曰：年彌高，德彌邵，出楊雄法言，邵亦高也。○附蒙引：血陰而氣陽，不必說血出於陰，氣出於陽，只是據現在分屬說。血靜而氣動，血重濁而氣輕清，血無為而氣有覺也。○得食得若義所當得者，則何戒？故特解作貪得。○新安謂朱子之說，欲以理勝氣，范氏之說，欲以志帥氣，要之志亦定向於理而已。然志有善惡，理則無不善也。故主理且范氏之說，志氣二字亦混了。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

中天之於人猶水之於魚觸處是天則觸處是畏大人聖言特其中抽出最大者言之耳又曰畏是我自家心上工夫所見者大人而我習中嚴憚之心自因人而翼翼所聞者聖言而吾胸中嚴憚之心自因言而翼翼若徒曰欽承佩服則泛然在外邊作念份按即是天理上原本有天命二字轉釋脫去當添

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賦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程子曰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朱子之大人○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要緊須是知得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附語錄問畏天命是箇總頭否曰固是人若不畏這箇道理以下事無緣會做得又問若不知得這箇道理如何會畏曰須是先知得方會畏但知得有淺深工夫便隨淺深做去事事物物皆有箇天命若知得盡自是無所不畏惟恐走了○蒙引畏天命天命只是天理但是指賦予之初說畏者不敢失墜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是畏天實事○三畏本平說然以下文照起方見重在

天命君子惟知畏天命也故於大人聖人自不得不畏小人惟不知畏天命也故狎大人侮聖言無所不至此亦聖人意也故以畏天命為首但齟齬俱平至下文亦做三條說大文於狎大人上不曾有箇故字大註皆是發明之詞然則下節過狎大人如何曰只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至於大人則狎之聖人之言則侮之如此而已○不必依小註以大人為天命之所存聖言為天命之所發只是說大人聖人皆天命之所當畏○存疑畏天命猶大學顧諟天之明命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汪氏曰尹氏此說所以別夫衆

人慌迫於利害之畏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有南軒張氏

言論大全卷之六  
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三言主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真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孟子謂說大人則藐之。與斯言有以異乎。孟子之言。謂當正義以告之。不當為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各有所指耳。○趙氏曰。大人有德位者之稱。是天命之所存。聖人之言。謂方策之所載。是天命之所發也。○厚齋馮氏曰。此以上五章皆三事。皆規誨之辭。非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耳。○新安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於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欲知天命者。可不格物以致其知。欲畏天命者。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通旨朱氏公遷曰。命以理言。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顧之則無間斷。聖人之事也。畏之則無怠慢。君子

之事也。附論語集編小旻詩有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毛氏曰。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左氏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吾取之。杜氏註曰。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取此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荀子亦云。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危。災及其身。以此義參之。不獨大人之當敬。雖小人亦不可不敬也。荀卿乃有愛而敬。畏而敬之。別其意。謂於君子則心敬。小人則貌敬。豈其然邪。書曰。德盛不狎侮。蓋德盛者。自不為狎侮。非以危殆為可畏也。孔子曰。君子無小大。無眾寡。無敢慢。深味斯言。則荀氏之醇疵。可見矣。○此章專言畏董銖子重問。敬宜何訓。朱子曰。惟畏庶幾近之。勉齋黃氏則云。嘗問之師曰。敬之為義。惟畏足。以盡之。蓋敬者。人心畏悚之名也。故字之從入。從敬。則曰傲。從言。從敬。則曰警。從手。從敬。則曰擎。無非畏悚戒懼之意。先儒有以主一無適言者。有以常惺惺言者。皆足以發明主敬之意。而訓義親切。使入體而易知。則未有易畏之

一字也。案黃氏說與子重所記不同。而朱子所跋薛畏翁畫贊亦曰：惟畏可以近之。實先生親筆。則曰：近者為當。况畏於敬。雖最切。然其字有二義。若所謂祗畏。抑畏。寅畏。皆敬之意也。至所謂畏怯。畏懦之屬。又安得為敬乎。是又不容不辨。○蒙引尹氏註不知重在知不知上。乃謂小人不務脩身誠己。故不畏。與本文意小異。故在圈外。○君子所畏在此三者。然則死生非所畏也。利害得喪非所畏也。毀譽予奪非所畏也。此非正意。亦可推見。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

困勉錄曰：此章即入之學不學。以為氣質之高下。能學即是其氣質之高。不學即是其氣質之下。與中庸以學之難易為氣質高下之分者不同。玩困而知之及困而學之二句。自見中庸困字是言其學之苦。此困字是言於事理有不通。須辨。蓋總是勉人為學。

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朱子曰：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回也。困者行有不得之謂。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愚而不知返。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閒。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或問氣質四等之說。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渣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瞭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渣滓者。則雖未免乎少。有閒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眾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

但此即以學不學為氣質高下。又較切。又曰：三之字。俱指義理言。上字。次字。下字。俱以氣質言。

份按困勉錄謂饒氏三等之說謬者蓋集註明說氣質不同有此四等彼困而不學者雖是人事不盡然原其所以然之故乃是錮蔽駁雜之甚無復些子清明純粹則其氣質又不如困而能學之人也

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南軒張氏曰困學雖在二者下然而至則一者以其性之本善故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也○慶源輔氏曰人之氣質不同然及其知之則一者蓋以入性之本善故耳是以君子唯學之為貴學則昏濁者可使清明偏駁者可使純粹惟其昏濁之甚自暴自棄而不自知有學焉此則所謂下愚之民也○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有所窒塞而不得通則困之謂也○雙峯饒氏曰生知學知困知屬天質學不學屬人事蓋以氣質言之只有三等若民斯為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困是窮而不通之意四面都窒塞行不去了却憤悱奮發轉來為學如此尚可以勉進於中上若又困而不學則打入下等去更無可出時矣此聖人勉人務學處○雲峯胡氏曰以生知為上則學知者為中困知者為下矣而聖人不以品之下者遽絕之但曰困而不學

○困而不學即是下愚其中有兩種人有真正至愚至昏不知學者有自暴自棄不肯學者此二種人要皆氣質使然愚於上智下愚不移章已詳言之矣

說義許敬菴曰學者多言九思只是一思道理豈不如是聖人之意却要入於身心之間每事致思反求而得其理也○困勉錄曰九思只是一思提醒此心常明常覺隨感隨應者此思之體隨事致察者此思之用九思是以用言提醒此心即戒懼慎獨意又曰南軒云養之未發持之方發是又專以靜時工夫說朱

民斯為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困而不學遂為下而無復上之望矣○蒙引困而學之有所警發而後學也如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意思困是於事理不通然後學以求其通也若學而知之則不待有所激而自然學○存疑三知雖等級不同及其成功則一也朱子小註不在善人君子之後其說未是蓋未定之見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音擁則聰無不聞色

見形旬反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

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朱子曰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若

子云問時思量義理。是又以致知說此三意。皆補本文所未及。○份按九思。蒙引存疑。謂於入事已無不該。新安陳氏謂不止於九者。因勉錄謂當依陳氏。蓋如克己章。說視聽言動。便該得盡。思謂此章。目視曰聽曰言。則於克己之目。已舉其三矣。其餘如色如貌如事。如疑忿見得。皆是動之事。何故云克己章該得盡。而此章獨不然乎。

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讒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新安倪氏曰。視外明而聽內明。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內。故集註於視之明。以無所蔽言。○程子曰。九思各專其於聽之聰。以無所壅言也。  
一。朱子曰。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問各專其一。是主一之義。曰。然。○雲峯胡氏曰。事思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專其一。則皆主乎敬者也。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朱子曰。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如有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做工夫。內外夾持。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又云。忿思難。如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問人當隨事而

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閒時却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何用事事須先理會。何故中庸却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便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南軒張氏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擴。而人欲所由遏也。然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勉齋黃氏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義為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思而思矣。○雙峯饒氏曰。九者之目。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一身之間。視聽向前。其次則有色貌。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見之行事。視與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對得。又是就事上說。三者之中。疑思問。屬知。忿思難。見得思義。屬行。○齊氏曰。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彼為思而不學者言此為不思者而言也○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莫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馮氏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蒙引九思亦似說得完了處已待人應事接物都在但能無終身顛沛造次之違則自明而誠矣○存疑此君子思誠之功凡聖人平日所言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皆在其中矣○這思不是空思想作為就在其中○視思明豈但目前所接之物為所視哉天地萬物之理治亂興衰之故皆所視或以氣稟私欲蔽之則不得其理而視失其明矣思明者正欲去蔽而求得其理也聽思聰豈但人言之接於耳者為聽哉師友之相教告臣子之所陳論以至芻蕘狂夫之所獻納凡入於耳者皆聽也或以氣稟私欲壅之則不得其理而聽失其聰矣思聰者正欲去其壅而求得其理也○九思各專其一當一件事則思一件事也然此尚是動時工夫靜時工夫則未之及此南軒

所以又有養之未發之前持之方發之際之說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並去聲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

矣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為之

矣見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為之矣此唯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曾冉閔

之徒足以當之蒙引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事本文只是誠好惡意無真知意然非真知善惡不能誠於好惡故註增此非是貼本文見字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困勉錄曰或以此章對沮溺丈人之流說或以此章對激

濁揚清。如黨錮諸君者。說都

也

不是。蓋誠於好惡之人。也不  
是過於激揚的。也不是竟為  
高蹈的。只是反躬已實。而力  
量未滿的。將志字道字看得  
深。自覺諸說之非。又曰未見  
其人。只是言其難得。以勉人  
之意。如未見好仁惡不仁。未  
見剛者之類。天下之大。而有  
一二焉。亦何謂未見。不必如  
註抑顏子以實其言。亦不必  
說顏子隱而未見。亦不必說  
顏子不幸早死。註抑顏子處  
朱子已自言其非。然朱子又  
謂此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  
深。此即註顏子隱而未見之  
說。麟士本其說。而曰春秋之  
時。不惟無伊尹太公。硬是有  
伊尹太公。亦自無湯武也。孔  
子一生轉環。而老於洙泗。可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

南軒張氏曰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

新安陳氏曰聞其語。可見四語皆古語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

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反形旬。又不幸

而蚤死。故夫子云然。朱子曰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

中行則見諸事也。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

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

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日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

見矣。故曰求志達道二者合

一。未見其人。據此則此章是  
傷時語。非論人品矣。看來不  
必。份按夫子以用行舍藏  
許顏子。可見顏子之足當次  
節古語。又顏子窮而在下。夫  
子即以用行許之。更可見此  
節行義達道。只當以德論。不  
必就事言也。困勉錄謂未見  
其人。只是言其難得。以勉人  
天下之大。而有二。亦可謂  
未見。其論甚精。可佐本註所  
不及。

誠有如所論者。○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義

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

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

之事。君行所當為而已。行其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

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

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志。及幡然而起

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

達其道。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

所以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  
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莘釣

份按蒙引說行義最當。語類謂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似看得行義重了。恐記錄者誤也。

四書釋地又續曰。余讀柳氏解益決。齊景公有馬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何則。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四。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當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盛

為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歟。蒙引隱居以求其志。此志是尚志之志。非高尚之志。如所志者仁也。則求其仁而守之於已。所志者義也。則求其義而守之於已。○行義不要說得重了。只是指出仕而言。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若行義說得重。則與達道意重複了。○存疑志在致君澤民。則求所以致君澤民之道。是求其志。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駟。用兩服兩駟也。首陽山名。胡氏曰。在河東蒲阪縣。○新安

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賤也。

時性又惟狗馬是好。故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我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豈惟景公。即衛文公之賢亦奢。踰制。倍人所駕者。至駮牝三千。秦后子以富而出奔。私車有千乘。不然。孟子祿之以天下。猶富有四海之說也。繫馬千駟。必馬之在廄中者。與十有二閑同方相稱。若在民間。直一大國能有耳。語意不倫。乃爾乎。故孟子之千駟。與論語千駟一而已矣。

四書釋地曰。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攷。曾子書以為在蒲坂。舜都者得之。余謂莫徵信於鄭注。然已兩說互存。既云河北縣雷首山有夷齊廟。關十三州志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

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

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

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

誤。厚齋馮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以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較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此。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葉氏少蘊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為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夫子論行之所異。故兼稱叔齊也。○明文衡王直夷齊十辨。謹按論語

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丘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矣。曰登彼西山。上有夷齊之廟。蓋由前之說。則在蒲州。由後之說。則在偃師縣。莫能定也。總之。認餓為失國。而餓兩地。皆可。遜迹。認餓為耻。食周粟。則寧死乎。事虞揖。遜區耳。不知耻。食周粟者。必無之事也。

份按此辨夷齊不死於首陽

夫子為衛君乎章及齊景公有馬千駟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至孟子則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槩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為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有功於世也然遷好奇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權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既載此事於傳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間備極形容學古之士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為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其偏信者則曰夷齊於武王謂之弑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歟或聞子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子應之曰子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論語本文謂伯夷叔齊餓於

是第一辨

份按此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是第二辨

份按此辨山中乏食之故是第三辨

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證諸孔子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時過焉山戎與燕晉為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芩芩首陽之顛采芩芩苦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日不食周粟而後隱此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人之能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顛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此後移時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不必久居於此也卓絕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稱之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死於此山而後見是以首陽其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

份按此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是第四辨

份按此辨史記本傳不當削

稱邪子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  
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  
子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  
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問國君之富數馬  
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  
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  
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  
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  
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  
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  
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  
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  
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  
死則此章本文所無也夫夷齊孔子之言畧孟子雖  
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詳若并取證於孟子則史遷  
所載諫伐以下曉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  
周也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濱辟紂之事但於遜

海濱避紂之事是第五辨

份按此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是第六辨

國俱逃之下即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  
下遂書叩馬諫武王之語數其父死不葬以臣弑君  
蓋以為遇武王於道也夫遷所以削其海濱辟紂者  
何哉遷以不食周粟為奇節故欲見伯夷處心後來  
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惡於紂也夫事不惟其實  
所不合已意則遷就增損之而何以傳信乎故曰當  
一以孟子為斷夫伯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  
孟子稱為天下之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  
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  
德齒昔縱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齒豈必與太公等吾  
意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  
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文  
王享國凡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歟  
中年歟末年歟不可考也而遷於周紀則嘗以為初  
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  
士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  
然後曰太顛閔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皆往  
歸之然後曰崇侯譖西伯於紂囚於羑里然後曰紂

份按此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是第七辨

釋文王賜弓矢鉞鉞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虞芮訟又明年而書伐大戎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槩書文王五十年之事先稍排布歲年而夷齊之歸為首其他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即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之後姑少計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而考終已矣遷既卒道遇武王以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方至文王已當為兩夷齊乎抑即周紀所書之夷齊乎若即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日甫達岐豐之境也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戎車既駕而後出奇駭眾於道路也大公與已均為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抵牾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觀其摹寫二子冒昧至前左右愕眙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營救之狀夫武王方

份按此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不同是第八辨

為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邊欲害敢諫之士哉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知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于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於紂也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日祭于畢一日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率不可信使其有之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曰然則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安居半及書武王則妄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畧優於傳也蓋紀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值文王之死也及文王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暫隱之迹而不在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所謂夷齊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讀論語者惑於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執所謂餓者為夷齊蓋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爾夫遷於論語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畧無一字之

份按此辨太史公之誤原於  
輕信逸詩是第九辨

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以  
詳為之辨庶幾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  
與夫制行之清廉頑立儒之類而不必惑其叩馬恥  
粟以至於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曰如此則  
遷無所據而容心為此何也曰遷自言之矣所謂子  
悲伯夷之志觀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  
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  
子所刪尚莫知各篇為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  
意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  
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  
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入粟者乎粟生於地人  
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夷齊之風  
百世聞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  
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  
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未句  
曰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遷以為夷齊死矣悲哉此臨  
絕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思有所  
往上言我安適歸則無所辟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

份按此辨左氏春秋傳所載  
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  
是第十辨

徂兮則於不可中求可猶思有所往焉既而遂自決  
曰命之衰矣歸之於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  
為祖卒之殂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  
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求其稱此語者則  
自春秋戰國至于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  
世必有遭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有此詩誤  
遷而遷誤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魯臧哀伯曰  
武王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  
為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之間豈亦非歟曰非也武  
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列爵分  
上崇德報功亟為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遷鼎恐非急  
務也滅入之國毀入宗廟遷其重器強暴者之所為  
誰謂武王為之使果有所為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  
地在彼猶在此矣豈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為  
快乎况罪止紂身為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  
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  
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為何人自克商  
至於周衰然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

困勉錄曰此章總見聖教之公而擬之曰異擬之曰遠者皆非也自其非異者論之不特所聞止詩禮而非異即經之所聞進於詩禮有如顏曾之所聞者必是因其天資功夫所近而仍非異自其非遠者論之不特聞詩聞禮而非遠即初聞之時止有詩求有禮初聞之前未有禮并未有詩亦必是因其天資功夫所

年之間豈無一士心非武者得稱為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齊實之乎况左氏近評未必斯言果出於哀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咸丘蒙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於孟子之後遂使流傳至今幸而編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惟此章之疑既釋則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非古今之一快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

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

未近而仍不得謂之遠

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新安陳氏曰誦詩三百而使能專對亦學詩能言之驗通考勿軒熊氏曰典觀羣怨召南二章皆言學詩之法自吾之一身以至處事接物大而民彝世教之重小而鳥獸草木之微於詩備矣皆格物所當知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

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攝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新安陳氏曰夫子嘗曰立於禮又學禮能立



之證。蒙引禮三千三百之禮。學禮不比學詩。須是一一都習過。故德性堅定。即所謂立禮。禮豈止是讀耶。過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蒙引

禮總入在文行內去。非異道也。詩屬文。禮屬行。博約之訓亦然。伯魚兩獨立字。有意言獨立時宜得異聞也。而所聞者竟無異。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

子也。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

其子。程子曰。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朱子曰。陳亢實

以私已之心窺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為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常有是心哉。但其教入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觀之。則亦可以有警。公爾。南軒張氏曰。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疎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以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有立也。陳亢初疑伯魚之有異聞。及聞斯言。乃亦夫子之所以教門人者。故有遠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潛室陳氏曰。詩能興起人心。禮可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於初學為最近。故聖人以此為學者門戶。問陳亢。謂聖人遠其子。未免以私意窺聖人。曰。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乃天理如此。非私意也。問伯魚。聖人

份按此條問語謂使伯魚有顏曾之資亦當以顏曾者告之其言最為的當陳氏答語謂父子主恩義方之訓只說到這處云云其意謂使伯魚聽穎夫子只俟其自悟而不以告顏曾者告之反說成聖人有心以遠其子矣此謬甚也

之子陳亢意其有異聞及止聞詩禮之訓乃知聖人遠其子愚意伯魚之資稟稍劣故聖人止以是告也使其有曾顏之資亦當以曾顏者告之矣若一以遠其子則是有心於為公也聖人然乎哉曰父子主恩義方之訓只說到這處若伯魚天資穎悟即飲食起居無非教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何隱乎爾曾顏可至伯魚亦可至自是日用不知耳○新安陳氏曰得三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為三也夫子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興詩立禮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禮平日教門人如此教子亦不過如此陋哉亢之見也味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密亦可見濡染薰陶之所得矣惜其不壽而不至大成就耳通考董氏藝日論語言文學詩學禮學道所學何先文者載道之器也學文學詩學禮則學道在中文者詩書六藝也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故事學文則道在其中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學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固此聖人所以啟伯魚

之學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莫不載於詩書六藝之中然理一也而學之之序則不可紊也故聖人於弟子之職則教之行有餘力而學文於伯魚之過庭則教之以學詩禮此聖人之言各有攸當也讀書詳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

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南軒張氏曰此正名

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

說統曰邦君之妻四字是通節綱領而君稱之曰夫人一語又是下二段綱領下文兩君夫人俱因君所尊而尊之正名定分全在君稱之三字外○困勉錄曰小童小君雖是謙詞然不重在謙見得唯夫人然後用此以為謙亦是見其重意時說竟謂此二句不重者非○大全辨或曰春秋時以妾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尊其身如惠公仲子者是也以妾母為

夫人徒欲尊崇其所生而不  
虞其父如僖公成風者是  
也。里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  
無本。信乎名之不可不正也。

名所以責其實也。○覺軒蔡氏曰。按記曲禮篇曰。天  
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  
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  
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  
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孔氏正義曰。此一節  
論天子以下。如妾稱謂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  
名。惟諸侯得稱。諸侯以敵體一人。正者為夫人。畿內  
諸侯之妻。其助祭獻蠶。得接見天子。故自稱曰老婦。  
其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  
得自稱也。君之妻曰小君。而曰寡者。從君謙也。自稱  
於其君曰小童者。與夫言自謙。若未成人。言無知也。  
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  
一日矣。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  
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  
公之篇。未嘗因南子而發歎。觀此。則知君臣夫婦之  
經。不可以不正。君臣夫婦之倫。正則名實稱矣。○陳  
氏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  
君。夫人理陰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君。易

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為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  
是也。○厚齋馮氏曰。是時嫡妾不立。稱號不審。必夫  
子嘗言古禮。如此故記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六

論語大全 卷之十六 季氏



